

反抗着暴风雨

小島進等著

周豐一譯



反抗着暴風雨

小島進等著
周豐一譯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反抗着暴風雨

著 者 小 島 進 等
譯 者 周 豐 一
出 版 者 文化出版社
上海鉅鹿路一弄八號
印 刷 者 春 明 印 書 館

32 開 85,000 字 208 定價頁

一九五三年六月初版 1—6000 冊 有版權

定價 人民幣 6,200 元

例言

一 本集中所收小說九篇，係從「日本人勞動者」（一九五一年民主新聞社編）及「新日本小說」（一九四九年新日本文學會編）兩種小說集中選譯，譯稿曾由我父親校閱一過。末了壺井榮的一篇，因譯者事務繁忙，不及執筆，也由他譯出補入。

二 各篇次序大抵根據原書排列先後，但有附記年月可以查考的，也稍加整理改正。作者都是現代新人，其事跡因缺少參考資料，未能悉知，今暫從略。（雖然德永壺井等人年代較早，行事也還有可考。）

三 選擇材料的標準，只取其內容在中國人民容易了解可感到興趣的，無論事件大小輕重各有不同，但都可以多少看出戰敗後日本人生活的一面，這是很有意義的事。就只是材料難得，這一小冊內容貧弱，譯文蘇雜，覺得很不滿足，希望將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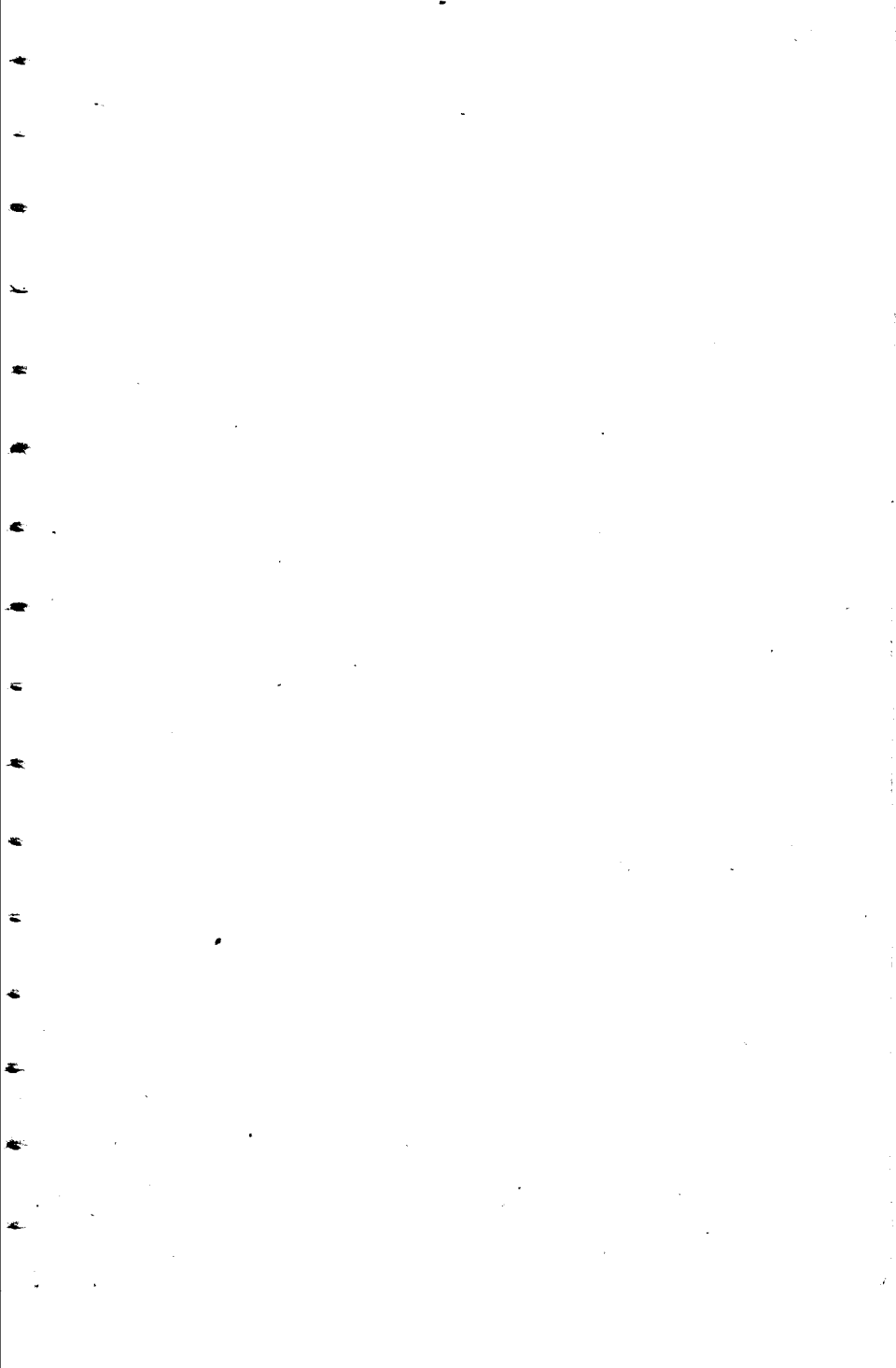
本書封面畫：工人發揮了威力！

（採自日本柳瀬正夢畫集）

目次

例言	1
忘記不了的人們（石毛助次郎）	三
反抗着暴風雨（小島進）	一四
搶救同志的故事（澤摩耶子）	四四
火燒場（細野孝二郎）	六六
九月十四日之夜（松田解子）	八三
町子姑娘（德永直）	九六
小工廠（小澤清）	一二三
運猪（半田義之）	一四七
橡皮底鞭子（壺井榮）	一五九

反抗着暴風雨



忘記不了的人們

石毛助次郎

『喂——老鍋呵，還看不見村子麼？』

有腳病的石川落後鍋島一兩步的走着說。

『哦，那邊芋艿地裏有人！』

『唔，第一次到這裏來，摸不着道兒。咱們問一下吧。』

石井腳上有病，鍋島就在腰間縛上兩人的飯盒，抱着牛奶糖的包，好像行商天天走路疲倦似的，口也不想開的默默的走着。二人越過田圃，旱田，在細長的鄉間道路上走了已經一里（中國約七里）了。七月間的陽光火似的射下來，周圍的草晒得無精打彩的，背上的汗就像水一般的往下流。石井停下腳擦着滲入眼睛的汗，他的腳已經走不動了。一想起第二組的幹部變成了資方走狗，解僱了第一組會員，受多大苦也要貫徹下去，不由的就恨上心來，一面用堅強的意志戰勝着失敗的情緒，

一面又邁開了脚步。

『老頭子，堅持着幹下去吧！這是不准失敗的一個鬥爭呵！』鍋島雖然這麼說，臉上也罩了一層暗淡的影子。

『今年第一次這麼熱，連我也受不了了。』他擦了從頭上流到臉上的汗，說着嘆了一口氣。

伊藤工廠第一組因為有被解僱的工人，大家就像睡獅醒來一般的勇猛的站起來鬥爭了，於是兩人一組的爲了籌募鬥爭資金而開始作行商的工作。但是年青的會員不高興作挨家挨戶的行商，多選擇往工廠機關工會去作行商的工作。可是到工會等處去作行商，不幾天便走遍了，所以石井從一開始便不顧自己的病腳，幹着挨戶的行商。他像口頭禪似的說：

『我對於挨戶的去作生意本沒有什麼把握，不過只要熱心的向他們控訴的話，無論什麼地方都會有同情我們的人。』

這樣便約了年青的鍋島同行了。

好不容易才找到村落，他們鼓起勇氣，開始兜售牛奶糖了。

從晒在院子中的麥子的空隙間穿行前去，就看見門口有年青姑娘們正把麥子放在上面搖轉着風箱。

『你們好！』這麼一說，突然間一條狗汪汪叫起來吓了兩人一大跳，可是看這條狗被鍊子栓着，這才放下心。

『我們是伊藤工廠第一組的會員，被撤了職，現在正搞着復職運動，爲了資金，我們賣着牛奶糖，請你們買一盒吧，十塊錢，』說着低下頭去。

姑娘們呀了一聲，羞臊的不說話了。年青的鍋島也臉紅紅的面對着朴素的姑娘們沉默不語。

微暗的土房裏，有六十歲左右的老人同他的孩子，不住的把小麥裝在袋子中，準備交糧。

『怎樣呵，小麥的成色？』

石井在那裏談上話了。

「唉！農民也就等於被裁一樣啦！你看，從一早到晚上，在這麼熱天下勞動出來的小麥，質不比去年低，可是今年都說不合格，以賤價收買了去，同時肥料及各色貨物都一勁漲着價，稅又這麼重，怎麼交呢？就說十塊錢一包牛奶糖，孩子們也吃不起啦。」

老人額上皺着皺紋，這樣不好意思的說。

農民出身的石井心中一驚。想起前年歸鄉時聽哥哥說，好容易從佃農熬到自耕，這種情況之下又非得賣地不可了。現在聽了這老農民的話，覺得果然是這樣。忠厚的他再也說不出『買包牛奶糖吧』的話了。

農村這樣不景氣，對於城市商人，工人都有很大的影響。中小工商業倒閉，失業者流散在農村同城市裏，然而一方面大工廠擴充下去，大資本家就過着開宴會避暑的優裕的生活。這個鬥爭是與改善充滿矛盾的社會局面有着連系的。他非得把以上的道理不厭倦的一家一戶宣傳到不可的，結果牛奶糖却銷不出去，汗珠不住的流下來。忽然他們來到像是村的會所似的屋子，房簷傾斜，牆壁也將要倒下，在微暗

的土房中，五六個土工們正在那裏吃中飯。

石井恐怕這裏也有狗，担着心走進去，沒想到有一個站起來，反問他是不是伊藤工廠的第一組，他那臉晒得黑黑的，眼睛閃着光。

『對了，』石井回頭看看抱着牛奶糖包的鍋島，好像說這個地方難道有支持我們復職運動的人麼。石井累的已經全身無力，哀求似的說明是爲復職鬥爭的資金而兜售着牛奶糖。

『哦，幹事就要來了，你們在蔭涼的地方等一會兒吧。』用了指節很粗的手端過茶來，他二人得救似的一邊喝茶，一邊望望四邊。掛着一塊道路工程事務所的牌子，屋裏那留着小鬍子的監督同事務員二三人，驚異的看着他們。

這是過去聽到的臨時小工，二人小聲談着，把身子磨成粉那麼勞動着的人也真不錯呀。

一會兒，走過來一個年青的幹部，親切的說：

『啊，你們是伊藤工廠的第一組呵？我們臨時小工也有許多從工作中被驅逐出

來的，我得知解僱是件殘酷的事情。我們的生活是三天中有一天是白作，所以一天的工錢是一百五六十元到二百元，母親孩子都吃不飽，一生病就算完事，只好等死，那操縱大權的職業介紹所所長那東西，就把我們當貓狗一樣看待。我們也是人，曾經開過大會要求給我們以人的待遇，廢除白作的規定。那時聽到伊藤工廠第一組不合理的解僱消息，我們也非常憤怒。』

這樣陌生的一个幹部對他們有如十年老友似的說着，他也晒得黑黑的，可是說不出有一種知識份子俊俏的神氣，聲音却很粗大。

『先由監督開始買吧。』他自己就好像伊藤工廠的會員一樣開始兜售牛奶糖了。

土房裏挾雜着六十歲上下的老太婆在嚷着借我十塊錢，不，我替你出錢等語，都翻出僅有的錢來買，這正是所謂「地獄裏遇見佛」吧。石井與鍋島二人感動的只是低頭致敬。

年青幹部也不顧得吃飯，說現在正在休息，正好帶你們到當地去看看，在炎熱

中間走出去了。二人高高興興的跟在後面。乾燥的道路，穿着的運動鞋都陷下去似的。他們穿過工作地，穿過高過身體的叢林，眼前就是十公尺的斷崖，崖上挖的像一道一道戰壕似的，高低不平的路線上到處有運土軌車。周圍樹木鬱蒼，穿着襪襖馬褲，晒得赤銅色的赤膊的臨時工人們，十人二十人的各處在樹蔭下躺着，鏟子同丁字鎬在老遠的樹根上靠着好像看守他們似的。爲了不速之客而突然站了起來，他們都因出汗和灰土變得漆黑，只是眼睛發亮。一提到土工，便想像到是身體粗壯的人，他們却瘦的皮包骨了。石井想到他們弄平這險阻的山崖，來回抬土鋪平道路的艱苦工作而疲倦萬分的時候，損失他們一分鐘的休息都是不該的，想到這裏石井不知如何是好了。然而又重新考慮了一下，便由於幹事的介紹，向前走了一步，低下頭說：

『同志們，在這熱天裏你們可辛苦了！』

我是伊藤工廠第一組的會員，同志們都知道，這次的被解僱是世上稀有的工人解僱工人的不合理的事。大略是這樣的，在一九四七年的罷工中，資方串通一部份工會會員，爲了破壞罷工，每名以一千元的津貼來收買大家，成立什麼「再建同志

會」。這就是禍根，在工會裏對立起來。前年十月，「再建同志會」同其他人分裂出來又成立第二組，那些幹部使用武力威脅或引誘，拉去不少人。第二組又與資方勾結壓迫第一組會員，最近與資方締結了「凡不加入第二組者，予以撤職」的協約，全不預告地便發下離職證明。工人撤工人的職，什麼人都會知道，這不是不合理的事情麼？」石井說着，痛恨起來，咯吱咯吱的咬着牙齒。鍋島也在旁邊補充着：

『我們四十個人已向裁判所提出撤銷解僱的要求，我們得到周圍工會的支持，正在緊密團結鬥爭着。』

說到這裏停下來了他，想接着說請爲了鬥爭資金，買些牛奶糖，但是想到以血汗換來的僅有的報酬中，讓他們出十塊錢買牛奶糖吧，這句話是怎麼也說不出口來了。石井的眼睛裏已經含了眼淚。在後面頻頻點頭的幹事，立刻接着說：

『這個不僅是伊藤工廠的問題，而是關乎工人全體的問題。牛奶糖十塊錢一包，誰要買，請過來買吧！』

工人們三三兩兩的交頭接耳。一會不大好意思的說：

『石原先生，我們沒有錢，能不能賒給我們？等發了錢再還？』

石原幹事向鍋島說，三點左右便發日薪，由他負責收齊交去。年青的鍋島同意，於是一包一包的分給買的人。性急的人已打開吃上了，年大的工人，也許留着拿回家給孩子們吃，小心的裝在空飯盒裏。

大家鼓勵着他們二人，叫他們堅持下去，之後同了石原幹事到另一個谷間的工
作地去了。

從將挖平的土崖下走到山谷是沒有道路可走的，一疎神就可能翻下去，急陡萬分。大家都是順着繩子下去的。有腳病的石井就有些胆怯，幹事理會到這點，就拉着石井的手像抱着似的一同滑下來。抱着牛奶糖的鍋島也更容易下來了。他們在這炎天之下都出了一身冷汗。

這裏也三三五五的有臨時工人在休息着，雜草中縱橫的流着溪水，崖上運下的黃土，到處堆的像小山一樣。

由於熱情的幹事的照應，石井倍增勇氣的做好鬥爭報告，這裏婦女很多，朴朴